

醒世恒言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一名虎媒記
又名虎報恩

舉世茫茫無了休

寄身誰識等浮沤

謀生盡作千年計

公道還當舊古留

西下夕陽誰把手

東流逝水絕回頭

世人不解蒼天意

恐使身心半夜愁

這八句詩奉勸世人公道存心天理用事莫要貪圖利己謀害他人常言道使心用心反害其身你不存天理皇天自然不佑昔有一人姓韋名德乃福建泉州人氏自切隨着父親在紹興府關個領銀鋪兒那

老兒做人公道利心頗輕爲此主顧甚多生意儘旺
不幾年趙上好些家私韋德年長娶了隣近單裁縫
的女兒爲媳那單氏到有人九分顏色本地大戶情
願出百十貫錢討他做偏房單裁縫不肯因見韋家
父子本分手頭活動況又隣居一次一婦遂就了這
頭親事何期婚配之後單裁縫得病身亡不上二年
韋老亦病故韋德與渾家單氏商議如今舉目無親
不若扶柩還鄉單氏初時不肯拘丈夫不過只得順
從韋德先將店中粗重家火變賣打疊行李領了一
隻長路船擇個出行吉日把父親靈柩裝載夫妻兩

口兒下般而行原來這稱公名叫做張稍不是個善
良之輩慣在河路內做些淘換生意的因要做這私
房買賣生怕夥計泄漏却尋着一個會撐船的墮子
做個幫手今日曉得韋德傾銀多年囊中必然寬寬
又見單氏生得美麗自己却沒老婆兩件都動了火
下船時就起個不良之心奈何未得其便一日因風
大難行泊舟于江郎山下張稍心生一計只推沒柴
要上山砍些亂柴來燒這山中有大虫時時出來傷
人定要韋德作伴同去韋德不知是計隨着張稍而
走張稍故意彎彎曲曲引到山深之處四顧無人正

好下手。張稍砍下些叢木在地。却教韋德打攔。韋德低着頭。只顧檢柴。不防張稍從後用斧劈木。正中左肩。撲地便倒。重復一斧。向腦袋劈下。血如湧泉。結果了性命。張稍連聲道。乾淨乾淨。來年今日。叫老婆與你做周年。說罷。把斧頭插在腰裡。柴也不要了。悻悻的空身飛進下船。單氏見張稍獨自回來。就問丈夫何在。張稍道。沒造化。遇了大虫。可憐你丈夫被他銜去了。虧我跑得快。脫了虎口。連砍下的柴也不敢收。拾。單氏聞言。抱胸大哭。張稍解勸道。這是生成八字。內註定虎傷。哭也沒用。單氏一頭哭。一頭想道。聞得

虎遇夜出山不信白日裡就出來傷人況且兩人雙
雙同去如何偏揀我丈夫喫了他又全沒些損傷好
不奇怪便對張稍道我丈夫雖然御夫只怕還掙得
脫不死張稍道猶兒口中尚且吃不出食何況于虎
單氏道然雖如此奴家不曾覩見就是真個被虎喫
了少不得存幾塊骨頭煩你引奴家去檢得回來也
表我夫妻之情張稍道我怕虎不敢去單氏又哀哀
的哭將起來張稍想道不引他去走一遍他心不死
便道娘子我引你去看不要哭單氏隨即上岸同張
稍進山路來先前砍柴是走東路張稍恐怕婦人看

見死屍却引他從西路走。畢氏走一步哭一步走了多時，不見虎跡。張稍指東話西，只望畢氏倦而思返，誰知他定要見丈夫的骨血。方纔指實，張稍見畢氏不肯回步，扯個謊望前一指道：「小娘子，你只管要行，兀的不是大虫來了。」畢氏擡頭而看，纔問一聲：「大虫在那裡？」聲猶未絕，只聽得林中咕喇的一陣怪風，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不歪不邪，正望着張稍當頭撲來。張稍躲閃不及，只叫得一聲「阿呀」，被虎一口銜着背皮，跑入深林，受用去了。畢氏驚倒在地，半日方醒。眼前不見張稍，已知被大虫銜去，始信山中真有

個有虎。丈夫被虎喫了。此言不謬。心中害怕。不敢前行。認着舊路。一步步哭將轉來。未及出山。只見一個。人非人的東西。從東路直沖出來。單氏只道又是虎。叫道我死也。望後便倒。耳根邊忽聽得說娘。子你如何。却在這裡。雙手來扶單氏。睜眼看時。却是丈夫。韋德。血污滿面。所以不像人形。原來韋德命不該死。雖然被斧劈傷。一時悶絕。張稍去後。却又醒將轉來。掙扎起身。扯下腳帶。將頭裹縛停當。那步出山來。尋張稍講話。却好遇着單氏。單氏還認着丈夫被虎咬。傷以致如此。聽韋德訴出其情。方悟張稍欺心使計。

謀害他丈夫。假說有虎。後來被虎咬去。此乃神明遣
來。剿除兇惡。夫妻二人感謝天地不盡。回到船中。那
啞子做手勢問船主如何不來。韋德夫妻與他說明
本末。啞子合着掌。忽然念出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便
能說話。將張稍從前過惡一一說出。再問他特依舊
是倒啞子。此亦至異之事也。韋德一路相幫啞子行
船。直到家中。將船變賣了。造一個佛堂。與啞子住下。
日夜燒香。韋德夫婦終身信佛。後人論此事。誄詩四
句。

偶言有虎。原無虎。

虎自張稍心上生。

假使張精心地正

山中有虎亦藏形

方纔說虎是神明遣來剿除兇惡此亦理之所有看來虎乃百獸之王至靈之物感仁吏而渡河伏高僧而護法見于史傳種種可採如今再說一個義虎知恩報恩成就了人間義夫節婦爲千古佳話正是

說時節婦生顏色

道破奸雄喪膽魂

話說大唐天寶年間福州漳浦縣下鄉有一人姓鮑名自勵父母俱存家道粗足鮑自勵幼年時就聘定同縣林不將的女兒潮音爲妻茶果俱已送過只等長大成親鮑自勵十二歲上就不肯讀書出了學堂

專好使鎗輪棒父母單生的這個兒子甚是姑息不
去拘管着他年登十六生得身長力大猿臂善射武
藝過人常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有一班無賴子
弟三朋四友和他祭鷹放鷄駕犬馳馬射獵打生爲
樂曾一日射死三虎忽見個黃衣老者策杖而前稱
贊道郎君之勇雖昔日卞莊李存孝不是過也但好
生惡殺萬物同情自古道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
郎君何故必欲殺之此獸乃百獸之王不可輕殺當
初黃公有道術能以赤刀制虎尚且終爲虎害郎君
若自恃其勇好殺不已將來必犯天道之忌難免不

測之憂矣。勤自勵，聞言省悟，即時折箭爲誓，誓不殺虎。忽一日，獨往山中打生，得了幾項野味而回。行至中途地名大樹坡，見一黃斑老虎，誤陷下檻穽之中。獵戶偶然未到，其虎見勤自勵到來，把前足跪地，俯首弭耳，口中作聲，似有乞憐之意。自勵道：「業畜，我已誓不害你了，但你今日自投檻穽，非干我事。其虎眼觀自勵，口中嗚嗚不已。自勵道：「我今做主放你，你今後切莫害人。虎聞言點頭。自勵破穽放虎，虎得命狂跳而去。自勵道：「人以獲虎爲利，我却以放虎爲仁。我欲仁而使人失其利，非忠恕之道也。遂將所得野味

置手穿中空手面圖正是

得放手時須放手

可施恩處便施恩

只因勤自勵不務本業家道漸漸消乏又且素性慷慨好客時常引着這夥三朋四友到家蒿惱索酒索食勤公勤婆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初時勉強支持以後支持不來只得對兒子說道你今年已長大不思務本作家日逐遊蕩有何了日別人家兒子似你年紀或農或商胡亂得些進益以養父母似你有出氣無進氣家事日漸凋零兀自三兄四弟酒食徵逐不知做爹娘的將沒作有千難萬難就是衣飾典賣

也有盡時，將來手足無措，連爹娘也有餓死之日哩。我如今與你說過，再引人上門時，茶也沒有，一杯與他喫了，你莫着急，勸自勵被爹媽教訓了一頓，嘿，嘿，無言走出去了。真個好幾日沒有人上門，高仙約莫一月有餘，勤自勵又引十來個獵戶到家，借鍋煮飯，勤公也道客他，煮罷，勤婆不肯道費柴費火，還是小事，只是纔說得兒子回心，清淨了這幾日，老娘心裡好不喜歡。今日又來，纏帳開了，端辭得那一個他，日又賠茶賠酒，老娘支持得怕了，索性做個冷面，莫煩他罷。勤公見勤婆不允，閃過一邊，勤婆將中門閉了。

從門內說道我家不是公館柴火不便別處去利市
衆人聞言只索去了動自勵滿面羞慙嘆口氣想道
我自小靠爹娘過活沒處賺得一文半文家中來路
又少也惟爹娘不得聞得安南作亂朝廷各處募軍
本府奉節度使文牒大張榜文衆兄弟中已有幾個
應募去了憑着我一身本事一刀一鎗或者博得個
衣錦還鄉也不見得守着這六尺地上帶累爹娘受
氣非丈夫之所爲也只是是一件爹娘若知我應募從
軍必然不允功名之際只可從權我自有個道理當
下騎過勅公勅婆竟往府中投軍太守試他武藝出

衆將他充爲隊長軍政司上了名字，不一日，招募教足領兵官點名編號，給了口糧，製辦衣甲器械，擇期出征吉日，放砲起身。勤自勵也不對爹娘說知，直到上路三日之後，遇了個縣中差役方纔寫寄一封書信回來。勤公拆書開看時，寫道：

男自勵無才無能，累及爹媽。今已應募充爲隊長，前往安南，幸然有功，必然衣錦還鄉。爹媽不必掛念。

勤公看畢，呆了半晌，開口不得。勤婆道：「兒子那里去了？寫什麼言語在書上？你不對我說。」勤公道：「對你說。」

時只怕急壞了你兒子應募充軍從征安南去了勤
婆笑道我輩多大難事等兒子去十日半月後與他
回來就是了勤公道婦道家不知利害安南離此有
萬里之遙音信尚且難通況他已是官身此去刀劍
無情凶多吉少萬一做了沙場之鬼我兩口兒老景
誰人侍奉勤婆就哭天哭地起來勤公也流淚不止
過了數日林親家亦聞此信特地自來問個端的勤
公勤婆遮瞞不得只得實說了感傷了一場林公回
去說知舉家都不歡喜正是

樂莫樂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別離

他人分離猶自可

骨肉分離苦殺我

光陰似箭不覺三年勤自勵一去杳無音信林公頻
頻遣人來打探消息都則似金針墮海銀篦落井全
沒些影響同縣也有幾個應募去的都則如此林公
的媽媽梁氏對丈夫說道勤郎一去三年不回不知
死活存亡女兒年紀長成了把他擔誤不是個常法
你也該與勤親家那邊討個決裂雖然親則是親各
兒各女兩個肚皮裡出來的我女兒還不認得女婿
的面長面短却教他活活做孤孀不成林公道阿媽
說得是卽忙來到勤家對勤公道小女年長令郎杳

無歸信，倘只是不歸，作何區處？老荆日夜愁煩，特來與親家商議。勸公已知其意，便道：「不肯子無賴，有誤令愛芳年。但事已如此，求親家多多上覆親母，耐心再等三年。若六年不回，任憑親家將令愛別許高門。」老漢再無言語。林公見他說得達理，只得唯唯而退。回來與媽媽說知，梁氏向來知道女婿不學本分，心中不喜。今三年不回，正中其意。聽說還要等三年，好不焦燥，恨不得十日縮做一日。把三年一霎兒過了。等女兒再許個好人，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三年。林公道：「勸親家之約已滿了，我再去走一番，看他更有。」

何說梁氏道自古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既有言在前如今惟不得我子有路自行又去對他說甚麼且待女兒有了封頭纔通他知道也不遲林公又道阿媽說得是然雖如此也要與孩兒說却梁氏道潮音這丫頭有些古怪劣孽只如此對他說勤郎六年不回教他改配他人他料然不肯反被勤老兒笑話須得如此如此林公又道阿媽說得是次日梁氏正同女兒潮音一處坐只見林公從外而來故意大驚小恠的說道阿媽你知道麼惟道勤郎無信回來原來三年前便死于戰陣了昨日有軍士在安南回是

他親見的潮音聽說而如土色。閣淚而不敢下。慙慙走進自己房裡去了。媽媽亦假做嘆息。連稱可憐。過了數日。林婆對女兒說道。死者不可復生。他自沒命。可憐你青春年少。我已教你父親去尋媒說合。將你改配他人。起這少年時夫妻恩愛。莫教挫過。潮音避母親差矣。爹把孩兒從小許配勤家。一女不娶兩家。茶勤郎在。奴是他家妻。勤郎死。奴也是他家婦。豈可以生死二心。奴斷然不爲媽媽道孩兒休如此執見。爹媽單生你一人。拉無兄弟。你嫁得着人時。爹媽也有半子之業。況且未過門的。媳婦守節也是虛名。親

放着活活的爹媽你不念他日後老景淒涼却去
戀個死人可不是個癡愚不孝之輩潮音被罵不敢
回言就有男媒女妁來說親事潮音拗爹媽不過心
生一計對爹媽說道爹媽主張孩兒焉敢有違只是
孩兒一開勤郎之死就將身別許他人于心何忍容
孩兒守制三年以畢夫妻之情那時但憑爹媽不然
孩兒寧甘一死決不從命林公與梁氏見女兒立志
甚決怕他做出短見之事只得尋他正是

一人立志

萬夫莫奪

却說勤公夫婦見兒子六年不歸眼見得林家女兒

是別人家的媳婦了。後來聞得媳婦立志要守三年，心下不勝之喜。若巴得這三年內兒子回家，還是我的媳婦。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三年。潮音只認丈夫真死，這三年之內，素衣蔬食，如真正守孝一般。及至年滿，竟絕了葷腥之味。身上又不肯脫素衣，色說起議婚，便要尋死。林公與媽媽商議，女孩兒執性如此，改嫁之事多應不成。加之奈何？梁氏道：「密地擇了人家，在我哥哥家受聘，不要通女孩兒得知。到臨嫁之期，只說內姪做親來接女孩兒，哄得他易服上轎。鼓樂人從都在半路迎接，事到其間，不怕他不從。林公

又道阿媽說得是林公果然與舅子梁大伯計議定
了許了李承務家三舍人自說親以至納聘都在梁
大伯家裡夫妻兩口去受聘時對女兒只說梁大伯
大兒子定親潮音那裡疑心吉期將到梁大伯假說
某日與兒子完婚特迎取姐夫一家到家中去接親
梁氏先自許過他一定都來至期大伯差人將兩頂
轎子來接姐姐和外甥女梁氏自己先打扮了攷女
兒換了色服同去潮音不知是計只得易服隨行女
孩兒家不出閨門不知路選行了一會忽然山凹裡
燈籠火把鼓樂喧天都是取親的人象中途等候擺

列轎前吹打而去。潮音覺道事體有變，沒奈何在轎內啼啼哭哭。衆人也，那裡管他，只顧催趙輪夫飛走到一個去處。忽然陰雲四合，下一陣大雨。衆人在樹林中暫歇。等雨過又行走不上幾步，抖然起一陣狂風，燈火俱滅，只見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從半空中蹀將下來，衆人發聲喊，都四散逃走。

未知性命如何

已見亡魂喪膽

風定虎去，衆人叫聲謝天，吹起火來，整頓重行。只見轎夫叫道：「不好了！起初雨，乘轎子都是實的，如今一乘是空的，舉火照時，正不見了新人。轎門都撞壞了。」

不是被大臣銜去是甚麼梁氏聽說嗚嗚的啼哭起
來這些娶親的沒了新人好沒興頭樂人也不吹打
了燈火也息了一半衆人商量道如何是好欲待追
尋黑夜不便也沒恁般膽氣欲待各散去訖怕又遇
別個虎不若聚做一塊回到林家再作區處所謂乘
興而去敗興而回且說林公正閉着門在家裡收拾
聽得敲門甚急忙來開看只見兩東嶺子侯舊搖轉
許多人從一個個垂首喪氣都如喪家之狗嘆了一
驚正不是甚麼緣故莫非女孩兒不從在轎裡又弄
出什麼把戲心頭猶如幾百個郎槌打着急問其故

梁氏在轎中哭將出來，哽哽咽咽，一字也說不出。衆人將中途遇虎之事，叙了一遍。林公也提胸大慟，懊悔無及。早知我兒如此薄命，依他不嫁也罷。如今所送得他好苦。一面令人去報李承務和梁大伯兩家知道，一面聚集庄客，準備器具，專等天明，打獵搜山，捕獲大虫，并尋女兒骨殖，正是：

悲悲切切，思思女。

口口聲聲，恨大虫。

話分兩頭。那說勤自勵，自從應募投軍，從征安南，力戰有功，都督哥舒翰用爲帳下虞候，解所佩寶劍賜之，甚加信用。三年之後，吐番入寇，勤自勵又隨哥舒

翰調兵征討平定之後朝廷拜哥舒翰爲大元帥率
領本部將較雄軍十萬鎮守潼關勤自勵以兩次軍
功那時已做到都指揮之職何期安祿反亂殺到潼
關哥舒翰正值患病抵敵不住開關剝陷勤自勵孤
掌難鳴棄其部下隻身仗劍而逃一路辛苦不題事
有湊巧恰好林公嫁女這一晚勤自勵回到家巾見
了父母拜伏于地口稱恕孩兒不孝之罪勤公勤婆
仔細看時方纔認得是兒子去時雖然長大還沒這
般雄偉又添上一嘴鬚鬚邊塞風霜容顏都改變了
勤公勤婆痛定思痛不覺流淚勤公道我兒如何一

去十年音信全無。多有人說你已沒于戰陣。哭得做爹媽的眼淚俱枯了。勤婆道莫說十年之前。就是早回一日也還好。不見得媳婦隨了別人。勤自勵道我媳婦怎麼說。勤婆道你去了三年之後。丈人就要將媳婦別許人家。是你爹爹不肯勉強留了三年以後。媳婦聞你身死。自家立志守孝三年。如今第十個年頭也難惟他。剛剛是今晚出門嫁人。勤自勵聽說眉根倒豎。牙齒咬得格格的響。叫道那個烏百姓敢計勤自勵的老婆。我只教他認一認我手中的寶劍。說罷。狠狠的仗劍出門。爹媽從小管他下下的。今日那

裡留得他住，只得銖他，捏着兩把汗，在草堂中等候消息，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無未保

却說勤自勵，自小認得丈人林公家裡，打這條路迎將上去，走了多時，將近黃昏，遇了一陣大雨，衣服都沾濕了，記得這地方喚做大樹坡，有一株古樹，約莫十來圍大，中間都是空的，可以避雨。勤自勵走到樹邊，捱身入內，甚是寬轉。那雨雖然大，落不多時，就止了。勤自勵却待跳出半空中，又刮起一陣大風，勤自勵想道：「索性等着過了這風陣，走罷。」又道：「這風有些

腥氣好古，忤舒着頭往外張望，見兩盞紅燈若隱若現，忽地刮喇的一聲響亮，如天崩地裂，一件東西向前而墜，驚得勸自勵倒身入內，少頃風定，耳邊但聞呻吟之聲。此時雲收雨散，天邊露出些微月，勸自勵就月光下，上前看時，那呻吟的却是個女子，勸自勵扶起，細叩來歷。那女子半晌方言，說道：「奴家林氏之女，潮音也，勸自勵記得妻子的小名，未知是否？」問道：「你可有丈夫麼？」潮音道：「丈夫勸自勵雖曾聘定，尚未過門，只爲他十年前應募從軍，久無音信。爹媽要將奴改適他姓，奴家誓死不能，爹媽背地將奴不知許

與誰家只說舅家來接騙奴上轎中路方知正侍
尋死忽然一陣狂風火光之下看見個黃斑吊睛白
額虎冲人而來徑向轎中將奴銜出撇在此地虎已
去了幸不怕傷官人不知尊姓何名若得送奴還歸
父母之家家中必有厚報勸自勵道則小子便是勤
自勵先征安南又征吐番後來又隨哥哥元帥鎮守
潼關適纔回家聽說家中將你嫁人在于今晚以
此仗劍而來欲剝那些敗壞綱常之輩何期于此相
遇道是天遣大虫送還與我省得我勸自勵舞刀輪
劍乃是萬千之幸潮音道官人雖如此說奴家未曾

過門不識丈夫之面。今日一言之下，豈敢輕信官人。還是引奴回家，使我爹爹議認女婿，也不負奴家數年苦守之志。勸自勸道：「你家老翁欲把一女許配兩家，這等不仁不義之輩，還去見他，則甚。我如今肯你到我家中先參見了舅姑，然後遣人通知你家，也把那老翁說羞他，一羞說罷，不管潮音肯不肯把他負于背上，左手向後攔住他的金蓮，右手仗劍，踏着爛地而回。行不多步，忽聞虎嘯之聲，遙見前山之上，雙燈冉冉，細視乃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那兩院紅燈虎之睛光，也動自懸，猛然想着十年之前曾在此處。

破開檻，棄放了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今日如何就曉得，我勤自勵回家去。人叢中，衝那媳婦還我堂，非靈物，送高聲，叫道：大虫，謝送媳婦了。那虎大嘯一聲，跳而藏影。後人論起那虎報恩事，以爲奇談。多有題詠。惟胡曾先生一首最好。詩曰：

從來只道虎傷人

今日方知虎報恩

多少負心無義漢

不如禽獸有情親

再說勤公勤婆在家懸懸而望，聽得脚步響，伏點燈出來看時，只見兒子勤自勵背上頂了一個人來，到草堂放于地下，叫道：爹媽，則教你今夜記得媳婦勤

勤自勵
史快
勤自勵
勤自勵
勤自勵

公勤婆兒是個美貌女子細叩來歷方知大重報恩
送親一段奇事雙雙舉手加額連稱慙愧勤婆遂將
媳婦扶到房中煑湯將息次早差人去林親家處報
信却說林公那日黑早便率領庄客遠山尋縛了一
遍不見動靜歎口氣只得回家忽見勤公遣人報告
說夜來兒子已回大吏衙來送還他家那里肯信我
曉得了這是勤親家曉得女孩兒被虎銜去故造此
話來美落我媽媽梁氏道天下何事不有前日我家
走失了一隻花毛雞被鄰舍家收着過了一口野猫
銜個雞到我家家來埋脫了猫兒看那雞正是我家走

央的這一隻花毛雞有這般巧事況且虎是個大畜
生最有靈性我又聞得一個故事昔時有個書生住
在孤村夜間聽得窗外聲響看時意怯裡伸一隻虎
掌進來掌有竹刺甚大書生悟其來意按去其刺明
晚虎銜一羊來謝可見虎通人性或者人可憐女孩
兒奇志遺那大虫來送歸勤家亦未可知你且到勤
家看女婿曾回不曾回便有分曉林公又道阿媽說
得是當日林公來到勤家勤公出迎分賓而坐細述
夜來之情林公滿面羞慚謝罪不已求見賢婿知小
女之面助自勵初時不肯認丈人被爹娘先勸了多

時又礙渾家的面皮故此只得出來相見氣忿忿的
作了個揖就走開去了。勣公教勤婆將媳婦粧扮起
來却請林公進房。父女會面出于意外猶如夢中相
逢歡喜無限。要接女兒回家。勣公勤婆不肯擇了吉
日就于家中拜堂成親。李承務家已知勣自勵回來
自沒話說。後來郭李二元帥恢復長安。肅宗皇帝登
極。清查文武官員。肅宗自爲太子時曾開勣自勵征
討之功。今番賊黨簿籍中沒有他名字。嘉其未曾從
賊再起爲親軍都指揮使。累征安慶緒。史思明有功。
年老致仕。夫妻偕老。有詩爲證。

但行刻薄人皆怨

能布恩施虎亦親

奉勸人行方便事

得僮人處且僮人

第五卷終

醒世道人心

卷之六



山色有无中
空翠湿人衣
但使願無違
此樂何足貴



相愛相憐
凡千金須
周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蠢動含靈俱一性

化胎濕卵命相關

得人濟利休忘却

雀也知恩報玉環

這四句詩，單說漢時有一秀才，姓楊名寶，華陰人氏。年方弱冠，天資穎異，學問過人。一日正值重陽佳節，往郊外遊玩，因行倦坐于林中歇息，但見樹木蒼籬，百鳥嚶鳴，甚是可愛。忽聞撲碌的一聲，墮下一隻鳥來，不歪不斜，正落在楊寶面前口內，吱吱的叫，却飛不起，在地上亂撲。楊寶道：「却不作怪，這鳥為何如此。」

向前拾起看時，乃是一隻黃雀，不知被何人打傷，叫
得好生哀楚。楊寶心中不忍，乃道：「將回去候養好了。」
放罷，正看間，見一少年，手執彈弓，從背後走過來，道：
「秀才，這黃雀是我打下的。」望乞見還。楊寶道：「還亦易，
事，但禽鳥與人體質雖異，生命則一。安忍戕害？況殺
百命，不足供君一膳，害萬鳥，不能致君之富。奚不別
爲生業？」我今願贖此雀之命，便去身邊取出錢鈔來。
少年道：「某非爲口腹利物，不過遊戲試技耳。既秀才
要此雀，即便相送。」楊寶道：「君欲取樂，禽鳥何辜？少年
解道，某知過矣。」遂投弓而去。楊寶將雀回家，放于中。

箱中，日採黃花蕊，伺之，漸漸羽翼長，懷育至百日，便能飛翔。時去時來，楊寶十分珍重。忽一日去而不回。楊寶心中正在氣悶，只見一個童子，單眉細眼，身穿黃衣，走入其家，望楊寶便拜。楊寶急忙扶起童子，將出玉環一雙，遞與楊寶道：「蒙君救命之恩，無以為報，聊以微物相奉。」掌此當累世為三公。楊寶道：「與卿素昧平生，何得有救命之說？」童子笑道：「君忘之耶？某即林中被彈，君巾箱中何黃花蕊之人也？」言訖化為黃雀而去。後來楊寶生子震，明帝朝為太尉。震子秉和，帝朝為太尉。秉子賜，安帝朝為司徒。賜子彪，靈帝朝

爲司徒果然世世三公德業相繼有詩爲証

黃花何雀非圖報

一片慈悲利物心

累世簪纓看盛衰

始知仁義值千金

說話的那黃雀銜環的故事人人曉得何必費語看官們不知只爲在下今日要說个少年也因彈了个異類上起不能如彈雀的恁般悔悟干把个老大家事弄得七顛八倒做了一場話柄故把銜環之事做个得勝頭回勸列位須學楊實這等好善行仁莫效那少年招災惹禍正是

得開口時須閉口

得放手時須放手

若能放手和開口、

百歲安寧有八九、

話說唐玄宗時有一少年姓王名臣長安人氏略知書史相通文墨好飲酒善擊劍走馬挾彈尤其所長從幼喪父惟母在堂娶妻于氏同胞兄弟王宰皆力過人武藝出衆充羽林親衛未有妻室家頗富饒僮僕多人一家正安居樂業不想安祿山兵亂潼關失守天子西幸王宰隨駕扈從王臣料道立身不住奔下房產收拾細軟引母妻婢僕避難江南遂家于杭州地名小水灣置買田產經營過日後來聞得京城克復道路寧靜王臣思想要往都下尋訪親知整理

舊業爲歸鄉之計告知母親即日收拾行囊止帶一
个家人喚做王福別了母妻離水路直至揚州馬頭
上那揚州隋時謂之江都是江淮要衝南北襟喉之
地往來橋船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買做賣的挨擠
不開真好个繁華去處當下王臣舍舟登陸雇倩脚
力打扮做軍官模樣一路避山脫水夜宿曉行不則
一日來至一所在地名樊川乃漢時樊噲所封食邑
之處這地方離都城已不多遠因經兵火之後村野
百姓俱潛避遠方一路絕無人煙行人亦甚稀少但

見

岡密圍繞樹木陰翳危峰秀拔挿青霄峻嶺崔嵬
橫碧漢斜飛瀑布噴萬丈銀濤倒掛藤蘿懸千條
錦帶雲山漠漠鳥道逶迤行客少煙林雪竄荒村
寥落土人稀山花多艷如含笑野鳥無名只亂啼
王臣貪看山林景致緩轡而行不覺天色漸晚聽見
茂林中似有人聲近前看時原來不是人却是兩個
野狐靠在一株古樹上手執一冊文書指點商確若
有所得相對談笑王臣道這孽畜作怪不知看的是
什麼書且教他吹我一彈按住絲絢絳起那水磨角
靶彈弓探手向袋中摸出彈子放上覷得較親弓開

車不干已
而好其質
或即拖之
異類且不
可

如滿月彈去似彘星叫聲着那二狐正在得意之時
不防林外有人窺看聽得弓絃响方纔抬頭觀看那
彈早已飛到不偏不斜正中執書這狐左目棄下書
失聲嗥叫負痛而逃那一個狐却待就地去拾被王
臣也是一彈打中左腮放下四足嗥叫逃命王臣縱
馬向前教王福拾起那書來看都是蜚刺之文一字
不識心中想道不知是甚言語在上把去慢慢訪博
古者問之遂藏在袖裏撥馬出林循大道望都城而
來那時安祿山雖死其子安慶緒猶強賊將史思明
降而復叛諸鎮又各擁重兵俱蓄不臣之念恐有奸

細至京探聽故此門禁十分嚴緊出入盤詰剛到時
城門就閉王臣抵城下時已是黃昏時候見城門已
扃即投旅店安歇到店門口下馬入來主人家見他
懸弓佩劍軍官打扮不敢怠慢上前相迎道長官請
坐便令小二點盃茶兒遞上王福將行李卸下馱進
店中王臣道主人家有穩便房兒開一間與我答道
舍下客房儘多長官只揀中意的住便了即點个燈
火引王臣往各房看過擇了一間潔淨所在將行李
放下把生口牽入後邊喂料收拾停當小二進來問
道長官可喫酒麼王臣道有行酒丁兩對十句

一盤伴當們照依如此小二答應出去王臣把房門帶轉也走到外邊小二捧肴酒肉問道長官酒還送到房裏去飲或就在此間王臣道就在此罷小二將酒擺在一副座頭上王臣坐下王福在旁斟酒喫道兩三盞主人家上前問道長官從那鎮到此王臣道在下從江南來主人家道長官語音不像江南人物王臣道實不相識在下原是京師人氏因安祿山作亂車駕幸蜀在下挈家避難江南今知賊黨平復天子返都先來整理舊業然後迎接家小歸鄉因恐路上不好行走故此軍官打扮主人家道原來是自家

人老漢一向也避在鄉村到此不上一年哩彼此因是鄉人分外親熱各訴流離之苦正是

江山風景依然是

城郭人民半已非

雨下正說得熱鬧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上人家有空房宿歇麼主人家答應道房頭還有不知客官有幾位安歇答道只有我一人主人家見是個單身又沒包裹乃道若止你一人不敢相留那人怒道難道賴子你房錢不肯留我主人家道客官不是這般說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師頒榜遠近旅店不許客留面生友人如隱匿藏留者查出重治況今史思明又亂

愈加緊急。今客官又無包裹。又不相認。故不好留得。那人笑道。原來你不認得我。我就是郭令公家下。小二因有事往樊川去了。轉回趕進城。不及借你店裏歇一宵。故此沒有包裹你。若疑惑。明早同到城門上去問那官門的。誰个不認得我。這主人家被他把大帽兒一臨。便信以爲真。乃道。老漢一時不曉得。是郭爺長官。莫恠。請裏邊房裏去坐。那人道。且慢着。我肚裏餓了。有酒飯討些來喫了。進房不進。又道。我是喫齋。止用素酒。走過來向王臣卓上對面坐下。小二將酒菜放下。王臣舉目看時。見他把一隻袖子遮着左

眼似覺疼痛難忍之狀。那人開言道：「主人家，我今日造化低，遇着兩個毛團，跌壞了眼。」主人家道：「遇着什麼？」答道：「從樊川回來，見樹林中兩個野狐打滾，叫喚我趕上前去拿他，不想絆上一交，狐又走了，反在地下磕損眼睛。」主人家道：「怪道長官把袖遮着眼兒。」王臣接口道：「我今日在樊川過，也遇着兩個野狐。那人忙問道：『可曾拿倒麼？』」王臣道：「他在林中把冊書兒觀看，被我一彈打了執書這狐左眼，遂棄書而逃。那一個方待去拾，又被我一彈打在他腮上，也亡命而走。故此只取得這冊書，沒有拿倒。」那人和主人家都道：

野狐會看書，這也是奇事。那人又道：「那書上都是甚麼事體，借求一觀。」王臣道：「都是異樣家書，一字也看不出。」放下酒盃，便向袖中去摸那冊書出來。說時遲，那時快，手還未到袖裏時，不想主人家一個孫兒，年纔五六歲，正走出來，小廝家眼淨，望見那人是一個野狐，却叫不出名色，奔向前指住，道：「老爹，怎麼這個大野貓坐在此？」還不趕他。王臣聽了，便省悟是打壞眼的。這狐急忙拔劍照頂門就砍。那狐望後一躲，就地下打个滾，露出本相，往外亂跑。王臣仗劍追趕了十數家門面，向个牆裏跳進。王臣因黑夜之間，無門

尋覓只得回轉主人家點个燈火同着王福一齊來迎着道饒他性命罷王臣道若不是令孫有破幾乎被這孽畜賺了書去主人家道這毛剛也好巧哩只怕還要生計來取王臣道今後有人把野狐事來訴我的定然是這孽畜便揮他一劍一頭說已到店裏店左店右住宿的客商聞得當做一件異事都走出來訊問到拌得口苦舌乾王臣喫了夜飯到房中安息因想野狐恐痛來投賺這冊書必定有些妙處愈加珍福至三更時分外邊一片聲打門叫道快把書還了我尋些好事酬你若不還時後來有此二事故莫

要懊悔王臣聽得氣忿不過披衣起身拔劍在手又恐驚動衆人悄悄的步出房來去摸那大門時主人家已自下了鎖心中想道便叫起主人開門出去那毛團已自走了砍他不著空惹衆人憎嫌不如夢着烏氣來朝却又理會王臣依先進烏走了那狐賊了多時方去合店的人盡皆聽得到次早齊訪王臣道這書既看不出字留之何益不如還他去罷倘真个生出事來懊悔何及王臣若是个見機的聽了衆人言語把那冊書都還狐精却也罷了只因他是个假張漢子不依衆人說話後來被那狐精把个家裏弄

得七零八落正是

不聽好人言

必有恓惶淚

當下王臣喫了早飯，算還房錢，取出行李，上馬進城。一路觀看，只見屋宇殘毀，人民稀少，街市冷落，大非昔日光景。來到舊居地面看時，惟存一片瓦礫之場。王臣見了，不勝淒慘，無處居住，只得尋個寓所安頓了行李。然後去訪親族，却也不得多幾家，相見之間，各訴向來蹤跡，說到那傷心之處，不覺投袂淚珠拋洒。王臣又言：「今欲歸鄉，不想屋宇俱已蕩盡，沒個住身之處。」親戚道：「自兵亂以來，不知多少人家，父南

子北被捕被殺受無限慘禍就是我們一个个都從刀尖上脫過來的非容易得有今日像你家太平無事止去了住宅已是無量之福了況兼你的田產虧我們照常依然俱在若有念歸鄉整理起來還可成个富家王臣謝了衆人遂買了一所房屋製備日用家火物件將田園逐一經理停安約過兩月王臣正走出門只見一人從東而來滿身穿着麻衣肩上背个包裹行履如飛漸漸至近王臣舉目觀看喫了一驚這人不是別个乃是家人王留兒王臣急呼道王留兒你從那里來却這般打扮王留兒見叫乃道原

某官人住在这里教我尋得个發昏王臣道你且說
爲何恁般推束王留兒道有書在此官人看就知道
至裏邊放下包裹打開取出書信遞與家主王臣接
來拆開看時却是母親手筆上寫道

從汝別後即聞史思明復亂日夕憂慮遂沾重疾
醫時無効日夕必登鬼籍矣年踰六秩已不爲殀
弟恨衰年值此亂離客死遠鄉又不得汝兄弟送
喪之終深爲痛心耳但吾本家秦不願葬于外地
而又慮賊勢方熾恐京城復如前番不守又不可
居終夜思之莫若盡棄都下破殘之業以資喪事

迎吾骨入土之後原返江東此地田土豐阜風俗淳厚况昔開創甚難決不可輕廢俟于戈寧靜徐圖歸鄉可也倘違吾言自罹羅網顛覆宗祀雖及泉下誓不相見汝其志之

王臣看畢哭倒在地道指望至此重整家業同歸故鄉不想母親反爲我而憂死早知如此便不來得也罷悔之何及哭了一回又問王留兒道母親臨終可還有別話王留兒道並無別話止可囑說此處產業向已荒廢恁然恢復今史思明作反京城必定有變斷不可守教官人作速一切處置備辦喪葬之事迎

樞葬後原往杭州避亂若不遵依死不服日王臣進
 母親遺命豈敢違逆況江東真似可居長安戰事未
 息棄之甚為有理急忙製辦縗裳羅設靈座一面差
 人往墳上收拾一面央人將田宅變賣王留兒住了
 兩日對王臣道官人修築墳墓起來尚有整月淹埋
 家中必然懸望等小人先回以安其心王臣道此言
 正合我意即使寫下家書取出盤纏打發他先回王
 留兒臨出門又道小人雖去官人也須作速處置快
 回王臣道我恨不得這時就飛到家何消叮囑王留
 兒出門洋洋而去日說王臣這些親戚曉得都來弔

言勸他不該把田產輕廢。王臣因是性命執意不聽。衆人言語心忙意急。上好田產都只賣得个半價。歷
桓二十餘日。墳上開土築穴。諸事色色俱已停妥。然
後打疊行裝。帶領僕從。離了長安。星夜望江東趕來。
迎靈車安葬。可憐。

仗劍長安梅浪遊

歸心一片水東流

北堂空作班衣夢

淚灑白雲天盡頭

話分兩頭。且說王臣母妻在家。真个聞得史思明又
反。日夜憂慮。王臣懊悔放他出門。過了兩三月。一日
忽見家人來報。王福從京師賣信。回丁帖。報云。王

改喚進王福上前叩頭將書遞上却見王福左眼損壞無暇詳問將書拆開觀看上寫道

自離膝下一路托庇粗安至都查核舊業幸得一毫不廢已經理如昔矣更喜得遇汝知胡八判官引至元丞相門下頗蒙青盼扶持一官幽簡詰身已領限期甚迫特遣王福迎母同之任所書至即將江東田產盡貨火速入京勿計微值有誤任期相見在邇書不多贅男臣百拜

姑媳看罷書中之意不勝歡喜方問道王福爲甚損了一目王福道不要說起在生口上打瞌睡不想跌

下來磕損了這眼。又聞京師近來光景，比舊日何如？親戚們可都在麼？王福道：滿城殘毀過半，與前大不相同了。親戚們殺的殺，擄的擄，逃的逃，想來存不多。幾家尚還有搶去家私的，燒壞屋宇的，占去田產的，惟有我家田園屋宅，一毫不動。姑媳間說，愈加歡悅。乃道：家業又不曾廢，却又得了官職，此皆天地祖宗保佑之力，感謝不盡。到應起身，須做場好事報答。再祈此去前程遠大，福祿永長。又問道：那胡八判官是誰？王福道：這是官人的故交。王媽媽道：向來從不見說，也有姓胡做官的，家莊裏，聽得是，或者近日相交的。

也未可知。王福接口道：「正是近日相識的。」當下問了
一回。王媽媽道：「王福你路上辛苦了，且去喫些酒飯，
歇息則个。」到了次日，王福說道：「奶奶，這裏收拾起來，
也得好幾日。官人在京，却又無人服侍。待小人先去
回覆打疊停當，候奶奶一到，即便起身往任何處。」王
媽媽道：「此言甚是有理。」寫起書信，付些盤纏銀兩，打
發先行。王福去後，王媽媽將一應田地、宇舍、什物、器
皿，盡行變賣，止留細軟東西，因恐收了兒子任期不
打，習慣半送與人。又延請僧人做了一場好事，然後
雇下一隻官船，擇日起程。有幾個平日相往的鄰家

西世本
女眷俱來相送登舟而別離了杭州由嘉禾蘇州常
潤州一路出了大江望前進發那些奴僕因家主得
了官一个个手舞足蹈好不興頭

避亂南馳實可哀

誰知富貴逼人來

舉家手額歎聲沸

指日長安畫錦回

且說王臣目離都下兼程而進不則一日已到揚州
馬頭上把行李挑往客店上打發生口去了喚了伙
教王福向河下雇兌船隻自己坐在客店門首守着
行囊觀看往來船隻只見一隻官船逆流而上船頭
站着四五個人喜笑歡喜甚是得意漸漸行至打二

看時、不是別个、都是自己家人。王臣心中驚異、道他
們不在家中服役、如何却在這隻官船上。又想道、想
必母親亡後、又歸他人了。正疑訝間、船門簾兒啓處、
一个女子舒頭而望。王臣仔細觀看、又是房中侍婢、
連稱奇怪。剛欲詢問、那船上家人却也看見、齊道、官
人如何也在這里。却又恁般服色。忙教梢子攏船。早
驚動艙中王媽媽、姑娘、掀簾觀看。王臣望見母親尚
在、急將麻衣脫下、打開包裹、換了衣服巾幘。船上家
人登岸相迎。王臣教將行李齊搬下船。自己上船來、
見母親、一眼覷着王留兒在船頭上、不問情緣、揪住。

便打王媽媽走出說這他又無罪過如何把他來打
王臣見母親出來放手上前拜道都是這狗才將母
親書信至京誤傳凶信陷兒子不孝姑媳俱驚訝道
他日日在家何嘗有書差到京中王臣道一月前賞
母親書來書中寫的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住了兩日
遣他先回安慰家中然後將田產處置了星夜趕來
怎說不曾到京合家大驚道有這等異事那里一般
又有個王留兒連王留兒到喚起來道莫說小人到
京就是這個夢也不曾做王媽媽道你且取書來看
可像我的字跡王臣道不像母親字跡我如何肯信

便打開行李取出書來看時乃是一幅素紙那有一
个字影把王臣驚得目瞪口呆只當將這紙來翻看
王媽媽道書在那里把來我看王臣道却不作怪書
上寫着許多言語如何竟裝做一幅白紙王媽媽不
信道焉有此理自從你出門之後並無信往來直
至前日你差王福將書接我方有一信令他先來
你如何有个假王留兒將假書哄你如今却又說變
了白紙這是那里學來這此鬼話王臣聽說上福曾
回家這話也甚驚駭乃道王福在京與兄一齊起身
到此幾曾教他將書來接母親姑媳都道呀這話愈

加說得混帳了。一月前王福送書到家，書上說都中產業俱在，又遇什麼胡人判官，引在元丞相門下，得了官職，教將江東田宅盡皆賣了，火速入京同往任上。故此棄了家業，雇倩船隻入京。怎說王福沒有回來？王臣大驚道：「這事一發奇怪，何曾有甚胡人判官？」引到元丞相門下，選甚官職，有書迎接母親王媽媽道：「難道王福也是假的？」快叫來問。王臣道：「他去喚船了，少刻就來。」衆家人都到船頭上，一望只見王福遠遠跑來，却也穿着凶服。衆人把手亂招。王福認得是自家人也道：「詫異說他們如何都在這裏，走近船邊。」

衆人看時與前日的王福不同了。前日左目已是損壞。如今這王福兩隻大眼。滴溜溜恰如銅鈴一般。衆人齊問道。王福你前日回家眼已瞎了。如今怎又好。好地。王福向衆人噴一口涎沫道。啞。你們的眼便瞎了。我何曾回家。却又呪我眼瞎。衆人笑道。這事真有些古怪。奶奶在船中喚你。且除下身上麻衣。快去相見。王福見說。呆了一呆道。奶奶還在衆人道。那里去了。不在。王福不信。也不脫麻衣。還擡入艙來。王福看見。喝道。這狗才。奶奶在這里。還不換了衣服來見。王福慌忙退出船頭。脫下進艙叩頭。媽媽擦磨老。

眼仔細一看，竟稱怪哉。怪哉前日王福回家，左目已損。今却又無恙。料然前日不是他了。急去開出那封書來看時，也是一張白紙，並無一點墨跡。那時合家惶惑，正不知假王留兒王福是甚變的。又不知有何緣故，却哄騙兩頭把家作破毀。還恐後來尚有變故，驚疑不定。王臣沉思，亂想了半日，忽想到假王福左眼是瞎的，恍然而悟。乃道：是了是了，原來却是這樣。畜變來弄我王媽媽。急問是其東西。王臣乃將樊川打狐得書、客店變人語、臨和夜間打門之事說出。又道：當時我只道這書不寄，不通變人來騙此書，倒不疑。

王臣好个
奸狡利害哩
隔着一幾多路
却會做着字跡人
形把兩邊人都弄得如耍戲一般
早知如此把那書
還了他去也罷
王臣道耐這孽畜無禮如今越發
不該還他了
若再纏帳把那禍種頭一火而焚之
于氏道事已如此莫要閒講了
且商量正務
如今住在
這里不上不下
還是怎生計較
王臣道京中產業俱
已賣盡去也沒个着落
况兼途路又遠不如且歸江
東王媽媽道江東田宅也一毫無存
却住在何處
王臣道權賃一所住下
再作區處
當下撥轉船頭原望

凡火熱的
少不得有
水一時
不達者月
不悟耳

江東而回那些家人起初像火一般熱到此時化做
冰一般冷猶如斷線偶戲手足揮軟連話都無了正
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到了杭州王臣同家人先上
岸在舊居左近賃了一所房屋製辦日用家火各色
停當然後發起行李迎母妻進屋計點囊橐十無其
半又個又氣門也不出在家納悶這些鄰家見王媽
媽法而復回齊來詢問王臣道知其詳衆人俱以爲
異事互相傳說遂嚷過了半个杭城一日王臣正在
室中督率家人收拾只見外邊一人走將入來威儀
齊楚服飾整齊怎見得但見

頭戴一頂黑紗唐巾，身穿一領綠羅道袍，碧玉環正綴巾邊，紫絲絛橫圍袍上，襖似兩堆白雪，烏如二朶紅雲。堂堂相貌，生成出世之姿，落落傑出，養就凌雲之氣。若非天上神仙，定是人間官宰。

那人走入堂中，王臣仔細打一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同胞兄弟王宰。當下王宰向前作揖道：「大哥別來無恙。」王臣還了個禮，乃道：「賢弟，虧你尋到這里。」王宰道：「兄弟到京回舊居時，見已化爲白地，只道罹于兵火，甚是悲痛，卽去訪問親故，方知合家向已避難江東。近日大哥至京，整理舊業，因得母親的問，剛始離京。」

兄弟聞了這信，遂星夜起來，道：「纔訪到舊住鄰家，說新遷于此，母親却也無恙。」故此又到舟中換了衣服，纔來。母親如今在那裏？爲何反遷在這等破屋裏邊？王臣道：「一言難盡。」待見過了母親，與你細說。引入後邊，早有家人報知王媽媽。王媽媽聞得大兒歸家，好生歡喜，卽忙出來，恰好遇見王宰，倒身下拜。拜畢起身，王媽媽道：「兒，我日夜掛心，一向好麼？」王宰道：「多謝母親記念，待兒見過了嫂嫂，少停細細說與母親知道。」當下王臣、渾家并一家婢僕都來見過。王宰扯王臣往外，就走。王媽媽也隨出來，至堂中坐下，問道：「大

哥你且先說因甚弄得恁般模樣。王臣乃將樊川打
狐起直至兩邊撥賺。變賣產業。前後事細說一過。王
宰聽了道。元來有這個緣故。以致如此。這却是你自
取。非于野狐之罪。那狐自在林中看書。你是官道行
路。兩不妨礙。如何却去打他。又奪其書。及至客店中。
他忍着疼痛。來賺你書。想是萬不得已。而然。你不還
他罷了。怎地又起惡念。拔劍斬逐。及至夜間。好言苦
求。你又執意不肯。況且不識這字。終于無用。要他則
甚。今反喫他捉弄。得這般光景。都是自取其禍。王媽
媽道。我也是這般說。要他何用。如今反受其累。王臣

被兄弟數落一番，嘿然不語。心下好不耐煩。王宰道：「這書有幾多大？還是什麼字體？」王臣道：「薄薄的一冊，也不知什麼字體一字也識不出。」王宰道：「你且把我看看。」王媽媽從旁觀道：「正是你去把來與兄弟看看，或者識得這字，也不可知。」王宰道：「這字料也難識，只當眼見希奇物罷了。」當時王臣向裏邊取出，到堂中遞與王宰。王宰接過手，從前直揭至後，看了一看，乃道：「這字果然稀見，便立起身，走在堂中，向王臣道：『前日王留兒就是我今日天書，已還不來纏你了。請放心。』」一頭說，一頭往外就走。王臣大怒，急趕上前大罵。

道草青大膽那里走一把扯住衣裳走的勢發扯的
力猛只聽得聒喇一聲扯下一幅衣裳那妖狐索性
起身一抖卸下衣服見出本相向門外亂跑風聞也
似去了王臣同家人一齊趕到街上四顧觀看並無
踪影王臣一來被他破蕩了人家二來又被他數落
這場三來不忿得這書咬牙切齒東張西望尋覓只
見一个瞎道人站在對門簷下王臣問道可見一个
野狐從那里去了瞎道人把手指道向東邊去了王
臣同家人急望東而趕行不上五六家門面背後瞎
道人叫道王臣前日王福便是我令弟也在這里衆

人聞得，後轉身來，兩個野狐執着書兒，在前戲躍。衆人奮勇前來追捕，二狐放下四蹄飛也似去了。王臣剛奔到自已門首，王媽媽叫道：「去了這敗家禍胎，已是安穩了。」又趕他，則甚還不進來。王臣忍着一肚子氣，只得依了母親，喚轉家人進來，逐件檢起來，服視看，俱隨手而變，你道都是甚東西。

破芭蕉化爲羅服，爛荷葉變做紗巾，碧玉環柳枝，固就紫絲絛，蘿薛搓成羅襪，二張白素紙，朱烏兩片老松皮。

衆人看了，盡皆駭異，道：「妖狐神通，這般廣大。」二官人

以假爲真
定後以真
爲假係誤
顛倒豈相
王臣失

不知在何處却變得恁般廝像王臣心中轉想轉惱
氣出一場病來臥床不起王媽媽倩醫調治自不必
說過了數日家人們正在堂中只見走進一個人來
看時却是王宰也是紗巾羅服與前妖狐一般打扮
衆家人只道又是假的一齊亂喊道妖狐又來了各
去尋棍兒棒擡上亂打王宰喝道這些廢男女爲
何這等無禮還不去報知奶奶衆人那個採他一味
亂打王宰止遏不住惹惱性子奪過一根棒來打得
衆人四分五落不敢近前都閃在裏邊門旁指著罵
道你這孽畜書已拿去了又來做甚王宰不解其意

心下大怒，直打入去。衆人往內亂跑，早驚動王媽媽。聽得外邊喧嚷，急走出來，撞見衆人，問道：「爲何這等慌亂？」衆人道：「妖狐又變做二官人模樣，打進來也。」王媽媽驚道：「有這等事？」言罷，未畢，王宰已在面前，看見母親，即撇下棒子，上前叩拜道：「母親爲甚這般發怒？」女將兒叫做妖狐，草畜執棍亂打王媽媽道：「你眞个是我孩兒？」王宰道：「兒是母親生的，有什麼假？」正說間，外面七八个人扛擡鋪程行李進來。衆人方知是眞，上前叩頭謝罪。王宰問其緣故，王媽媽乃將妖狐前後事細說。又道：「此氣成病症，尚未能痊。」

丁年何事
一竹西窗
之北窗
設心亦何
文也此其
所以為其
具

王宰聞言亦甚驚駭道怎樣說起來兒在蜀中王福曾賣書至也是這狐假的了王媽媽道你且說書上怎寫王宰道兒是隨駕入蜀分隸于劍南節度嚴武部下得蒙拔為裨將故上皇還京兒不相從歸國兩月前忽見王福賞哥哥書來說向避難江東不幸母親有變教兒速來計議扶柩歸鄉王福說要至京打掃塋墓次日先行兒為此辭了本官把許多東西都棄下了輕裝兼程趕來纔訪至舊居鄰家指引至此知母親無恙復到舟中易服來見正要問哥哥為甚把這樣凶信哄我不想却有此異事即去行李中開

老夫人言
與楊成陽

出那封書來看時也。是一幅白紙。合家又好笑。又好惱。王宰同母至內。見過嫂。子省親。王臣道。其所以。王臣又氣得個發昏。王媽媽道。這孤雖然憊想也。虧他至蜀中。賺你回來。使我母子相會。將功折罪。莫怨他罷。王臣病了兩個月。方纔痊可。遂入籍于杭州。所以至今吳越間。稱楊子爲野狐精。有所本也。

蛇行虎走各爲羣

狐有天書狐自珍

家破業荒書又去

令人千載笑王臣